

未央

父亲走得很快，突发的脑栓，之后便一病不起了。

自从他中了风，父亲便习惯了表情达意。他曾经在我十六岁那年为我的腿伤而落泪，再次看到他落泪，是在他中风那天，我接到消息，一路飞奔至他床前，一声“阿爸”，他泪如泉涌。以后每周为他喂饭时，他便看着我哭，一边吞食，一边呜咽。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安慰他，不哭好吗？你不是还有我还有妹妹，还有母亲吗？他就呜咽得更凶了。易感是一种衰老，而我，却是无力阻止他的易感和衰老。

我偶尔会为他剪发，修剪指甲，他就安详了。

理发总在艳阳天。他的瓢一般大的脑袋沐浴在阳光下，梳子撑直了他的一头乱发，剪刀咔嚓咔嚓作响，白发、灰发、黑发瞬间四散进射，在光线里，像万千根银针跳跃，又在风中精灵般飞舞。然后轻轻飘落在围兜上，椅背上，又无声地往下落，碎了一地光阴。

我会和他聊天，给他讲儿子的

事，讲我看到的路途见闻。他总是微微笑着，很受用的样子。

我把他融进阳光里，扑粉，湿毛巾擦拭，搓洗，再擦拭，再搓洗。

他终于抬起头颅，因了梳子的反复刺激，还有阳光的抚摸，他脸色红润通透，长而卷曲的眉呈八字倒挂在清瘦的脸上，很是精神。“看您这精气神，哪像个病人呢！”我笑着跟他说。他就笑起来，核桃一般的纹路舒展开来，有美术图案的效果。

父亲大小便不能自理，总是母亲在操心，我在时，我会做一遍接尿的活——撕下一个食品袋，轻轻一捻，薄膜分开，用力一吹，薄膜鼓成一个袋子，我把两角绞成麻花，只留一个手指的空隙，把它套在父亲下身，这样，失控时，小便不至于湿了裤子。

我说：以后，要学会用那只可动的右手接小便，慢慢就会习惯了。他重重地点了点头，一脸凄惶，泪径自下来了。

他走得很不能让人安耽，在疾病面前，他放弃了阳光和空气，选择了放弃生命。只有一个夜晚的时间，他的呼吸系统彻底崩溃，一家



人等着我做决定：是开膛切脖子，还是拔取氧气罐。我把陪伴的机会让给了我的弟弟妹妹——那两个从不曾被父亲亲近过的弟弟妹妹，独自一人在黑暗中默默为父亲诵经，我需要抉择的力量。第二天天没亮，医院又来病危通知——是手术还是拔氧气罐，我赶到医院，对着

病床前的弟弟妹妹说，让他走吧！

父亲已归黄土，他再不会来打扰我的生活。而我，总是在疼痛的时候想起他，因为他舍不得我痛；或者在想起他的时候忽然疼痛袭来，因为他一直固执地占据着我的心，从未远离。

(完结)

## 以身殉堤孙荫庭

孙荫庭(1890—1936)，名贛麻，以字行，江苏省宝应人。幼从学于同学长者卢鹤生，熟读四书五经，长大成人后供差于浙江钱塘县署。民国时，曾与同乡陈式周办过育婴堂等慈善事业，后与刘仆生等人于上海倡议组织义赈协会，先后救济浙江、江苏、安徽、山东、河南等省灾区。之后，又在民国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、江苏义赈会、台灾急救会、上海中国济生会等机构中任职，为筹款救灾四处奔波。

孙荫庭为人刚毅诚实，坦白无私。其家庭经济早年尚可自给自足，等他从事救济事业后，共20年间，三次搬徙其家，他极少瞻顾，工作所得津贴，经常纳入赈款之中，最终使得家道中落。但是，孙荫庭不以为意，仍兢兢业业于赈给之事。无论蔓草荒烟，艰难险阻，他必定躬身前往，至染病呕血，也没曾想停止救济慈善的脚步。

民国十七年农历七月十七日(1928年8月31日)，宁海县古渡庄所属平岩、小青、塘厂、前横、跳头等村海塘被洪潮冲毁。第二年又遭洪灾，塘堤决口40余处，农田被毁19000余亩，5000多村民屋塌粮绝，以野菜、草根充饥。上海中国济生会闻知，派孙荫庭为工赈主任，赴宁海灾区调查，孙荫庭返沪

后，经商议决定筹资重修海塘。民国十九年三月，荫庭再次来宁海县，同行4人，住古渡文正小学，组织民工，指导修堤。历三寒暑，将西自峙后埠至明江山、钓鱼礁，东自明江山脚至蛤蟆山嘴的水毁塘堤，全部修复，计长17.5公里，共用银7万余元。堤成，宁海乡民感其恩，名堤为“济生堤”。后，孙荫庭又助资3262元，购田510亩，收作护塘费用。并组织济生堤防修委员会，订立《古渡济生堤防修委员会各项简章》。二十二年三月，孙荫庭返沪前，亲笔写成《古渡公塘防修意见书》交当地政府。

民国二十四年，孙荫庭回祖籍探亲，见滨湖一带有大片荒废的弃地，于是贷款数千金开垦。经营年余，因条件限制而未成，贷款不能如期偿还。此时又讹传济生堤倒塌(实际未倒)，荫庭素守信义，此时百感交集，顿时萌发轻生之念，遂只身投海而亡，年47岁。遗书中有“试垦失策，愧负友朋”等语。噩耗传至宁海，百姓悲痛不已。古渡乡民于前横、山头朱、跳头三处立庙塑像纪念。

(来源于1993版《宁海县志》)

问廉清白溪⑧

## 红钳蟹



周晓琨

红钳蟹蛮可爱的，雄蟹一只钳，独鳌行天下。这只蟹用来招惹雌蟹，也用来打斗，抢地盘，像个不良青年。它的两只火柴棍般支楞着的复眼，360度雷达般扫射。它见潮水也不怕，还能疯玩，对着潮水做手势，搞鬼脸，皮得很。潮水涨过来，它把大鳌一收，侧身倏忽一下钻进蟹洞。一蟹一洞，单身独处，再大的风雨也独自扛，自强自立得紧。人长大后各自安家，不再聚在一起玩耍。人们就会说：“一只蟹一只洞，钻了没得见。”听着有点伤感。退潮后，它又探头探脑跑出来，吃一些海藻等浮游生物。小脚撑起，嚓嚓嚓在滩涂上爬行，速度奇快，堪比短跑选手。据说它的蟹壳还会变颜色，不知是用来隐蔽还是求偶。滩涂上最不起眼的蟹，也有数种本领，看来行走江湖，也是要有几把刷子的。

我家先生小时赶海，他说红钳蟹是没什么人抓的。一般都是水平差的人才会有兴趣。这个蟹没肉，卖不了多少钱。高手抓望潮，捉青蟹，钓弹涂，挖蛏子。

我老家离海边远，鲜鱼鲜虾吃不到，也买不起，每年一到秋天，就爱腌咸蟹。买蟹也要挑日子，十五、十六的月亮夜，蟹出来觅食，淘气的蟹活动多，更加瘦，就不去买。初一、初二的黑死夜，蟹躲在洞里，个肥，就去买。带一个布袋，倒回几笼蟹。有时碰到认识的卖蟹人，没带布袋，就顺着蟹篓带回来，下次赶集还给他们。蟹篓竹篾做的，圆筒形。

买回红钳蟹，倒进口圆底方的脚箩，上面盖着米筛，抬去溪坑淘洗。红钳蟹沙沙沙沿着脚箩爬上来，纷乱出行。为了活命，它们你踩我，我踩你，蟹钳钳在一起，三五只钳成一团。脚力好的好不容易爬到脚箩口，大人用竹刷帚轻轻一刷，又掉了下去。以为逃出脚箩就是逃命，事实上它要活在咸水里，小溪是淡水，它逃走也是活不了的。逃生，只是动物的本能。

挑出死蟹，挑出半死不活没脚的蟹，用来炒着吃。腌蟹必须要活的，否则就会臭掉，坏了整罐蟹。蟹倒进大锅，放咸盐，用锅铲炒啊炒，炒得它五荤六素，晕死过去，一

醒过来，它又开始爬，就用锅盖盖住。这是为了把盐拌均匀，保证每只蟹都吃了盐，活活杀死。边上放着晾凉的盐汤，把蟹放进罐子、瓶子里，加盐汤浸泡，用油纸或笋壳封好，把口子扎紧，盖上盖子，放半个月光景，腌熟了才可以吃。

有些嘴馋的，刚腌好蟹腿还在抖，就想尝个鲜，嘴上说：“撒尿咸菜洗手蟹。”那时不大讲究卫生，但吃了好像也没事。大概亚硝酸盐还未形成，又放了一些枪毙烧，细菌灭了一些，鱼生一样。这样生吃的一般是生猛叛逆的人，小孩是不敢的。

外婆邻居有一个老太太，整天喊：“嘴巴淡死了。”外婆听见了，准会端一碗腌蟹给她。我天真地问我妈，她干吗整天喊“嘴巴淡”？我妈妈说，穷呀，没菜吃。我豁然开朗，我们小时候也穷，但祖辈的贫困，我们也是无法感同身受的。老太太感念外婆的好，就给二舅介绍了贤惠的二舅妈。

红钳蟹没啥肉，腌完嚼嚼一泡渣，就吃点腥气。有人就用捣白捣碎吃，还会磨成蟹酱。有句俗语：“蟹酱浇麻油，老娘起花头。”事实上这咸鲜的蟹酱，用来蘸芋艿，味道很赞。红钳蟹在饭锅里蒸一蒸，蟹卤很香，倒在白饭中，加点猪油，拌饭也很好吃。红钳蟹裹麦饼，蟹卤烤洋芋、蒸芋艿干，都很常见。

弟弟说，红钳蟹腌得好的要数山里人。我有点困惑。他说，海边的人肉多的白蟹也来不及吃，哪会吃没肉的红钳蟹呢？所以他们很少腌。他说广西那边的招潮蟹，品质好，产量高，好像也很好吃。

做酒糟蟹，蟹洗净，挖去肚脐、蟹腿，对半剪开，加盐腌制，加白酒，放点白糖、生姜末，最后加酒酿，装罐子，密封。等腌得差不多了，就加入芝麻、炒黄豆。没零食吃，夹一筷子豆子芝麻哄哄嘴，也是行的。吃得有点咸，灌一肚子凉茶。

有一阵子，夜宵摊红钳蟹很流行。红烧后放在小碟子里，一碟一碟码着，很诱人，身价立马上涨。现在红钳蟹少了，人们也不在乎肉的多寡，能吃个鲜头就好。一般都是用热油爆炒，熬熟了吃。

每年必定要腌红钳蟹的习俗，老早就在岁月里远去，可是蟹卤的醇香还残存在记忆里。

## 大眼对小眼

濯清涟 摄

第772期

潘王寿 山景雁

## 白衬衣

阿紫

中午临时出去应酬，来不及换下套装，一身肃黑的去了。敬酒的席间，褪下了外套，露出一件白色衬衣，抬头间惊觉，所有人眼眸里的惊艳。是啊，我这个总穿得花花绿绿的女人，几时这样素白过啊。

其实我以前最爱的就是白衬衣。我喜欢那种装束，一件修身的白色小衬衣，齐腰的长发束成马尾再紧紧地盘起，整张脸干净地裸露在耳坠的摇曳里，黑色细条纹的西裤包裹着修长的腿，透着精干。可是，再好看的白衬衣，穿久了也会泛黄在岁月里。最早，我有一件白衬衣，做工精良，款式典雅，一边小方领上有一块小小刺绣的修身小衬衣，白色的底，淡蓝的细条纹若隐若现。后来，又有了件胸襟和袖口是一排细密的贝壳纽扣压着滚边的白衬衣，长而尖的大方领，透着摩登与时尚。因了胸前两道垂直而下的淡蓝明线压制，而能搭配很多

风格的正装，或休闲装。既可配西裤，又可配牛仔裙，而喜欢了很多年，精心呵护了很多年。那绝无仅有只此一件的款式，那闪着绸缎暗哑光泽的面料，我这样讲究做工熟知料子的女人呀，上哪寻觅这么称心如意的白衬衣。可是，再美丽的女人，终会老去，再漂亮的白衬衣，也终会泛黄，她到了不得不从我的衣柜退下的地步。将她捧在手里，看了又看，摸了又摸，久久地想念往昔的朝夕相伴，久久地端详她精细的做工，上乘的面料，依旧时髦的款式，依依不舍。可最终还是将她放到一只收集废弃衣物的布袋子里，等着妈妈来收走。妈妈说东观山上那套老房子空着没东西可放，于是将我从小到大所有的衣物细细地清洗，细细地折叠，细细地打包和收藏。每年夏季，她会一个人在那里，摸索着翻晒我再也不会穿的旧衣衫。多次劝她将这些旧物丢弃了，将房子租出去，一年可收几万块租金，可她就是不肯，就这

么闲置了近十年。

那一天，我陪妈妈一起又将一堆退下的衣物送去老房子，她翻出一件我学生时代自己做的玫红色超短裙，轻轻地漾起一脸的花朵：“瞧你，读书时都在做什么呀，就知道打扮得妖精似的。”不一会儿，又翻出我厌弃了的黑白条纹羊绒衫：“多漂亮的衣服呀，你那时总是穿黑白的，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，女孩子还是别打扮得太花俏才好看！”可我就是喜欢花枝招展，花里胡哨，花花绿绿呀，我早就不穿黑白了。“那时，你年轻，肤色好，白里透红的，再怎么素净的衣服都衬你。现在若还穿黑白，就跟奔丧似的，面色惨淡，不好看了呢。”

看着妈妈将我废弃的白衬衣轻轻地从衣堆里抽出来，缓缓地抚平每一道皱褶，按着本来的折痕仔细地折叠，不解地问：“妈，你收藏我那么多旧衣服干嘛啊，你又不穿我也不再穿，既不去赈灾又不送乡下，闲得慌啊。现在又不是新三年

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，没衣服穿的旧时年月了呀。”妈妈捋着额前飘落的白发，嗓音轻柔：“傻孩子，那是你成长的足迹呀，我还收藏着你小学时穿过的中式对襟棉背心呢，绿色玻璃珠子的盘扣，我在灯下花了三个晚上为你缝制的，你特别爱穿的，红色的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时你读小学五年级吧，就好看得要死，非要我再做一条红色的长裤，用来搭配这件红色的小背心，还穿着去市里参加过什么演讲比赛吧。你呀，打小就这么爱漂亮，怎么长这么大了，还一点没变呀。你看你，整天穿得跟个花蝴蝶似的，都是你外婆给宠坏的！”

一层雾气升起，笼罩了眼曾经如我般风华绝代的妈妈。模糊中，她曾经如我般满头的青丝刹那就换成了白发，在旋转的风扇下，飘着，飘着。妈妈呀，再漂亮的女人，终会老去，再好看的白衬衣，终会泛黄。老去了，有妈妈的疼爱，泛黄了，还有妈妈的珍藏。